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琉璃宫史

上卷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琉 璃 宫 史

上 卷

李 谋 姚秉彦 蔡祝生 汪大年 译注
计莲芳 赵 敬 韩学文

陈 炎 任竹根 审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 1981 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续。商务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 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 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 80 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 年 3 月



译者前言

(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几位同仁就议论过《琉璃宫史》的翻译问题,后在史学界前辈侯方岳教授的倡议与东方学家季羨林教授的鼓励下,由陈炎教授牵头,任竹根、蔡祝生、肖泉等几位从事缅甸语言文学或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参加,于 1964 年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出版《琉璃宫史》的协议。当年担任云南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侯方岳教授还专门拨出项目启动费。但其后不久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降临,刚要开始的工作就此夭折。80 年代初陈炎教授等重提旧事,组织起现在这个翻译班子,从头开始了这部《琉璃宫史》的翻译工作。译出大部分初稿还是较快的,大约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进一步修改、注释、核稿、统稿到最后定稿的工作量与难度远比想象繁杂得多,且又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故迟迟难进,断断续续直到今天才把这部译著的正文与附录共 80 余万字的稿件全部完成。看着十几年来这一大堆几经修改的书稿,真是感慨万端,难以言表。



(二)

《琉璃宫史》的全名是《琉璃宫大王统史》。是缅甸贡榜王朝巴基道王在位时，由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道加彬大法师、谏政大臣摩诃达马丁坚、大骑兵统领吴耀、内廷府传旨官吴前、大侍史吴漂、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学者亚扎德瓦和古木德亚、内廷府传旨官吴越、大侍史吴鲁基、侍史吴昂达、内廷大臣曹侯、内廷大臣兼平民大臣辛古侯等 13 位僧俗学者奉旨在琉璃宫内参照缅甸国内各种史书、典籍、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雅都”、“埃钦”、“茂贡”等诗文分工编写而成的一部大编年史。据载，在编写过程中曾受到巴基道王的亲自过问。此书编写始于 1829 年，历时近 4 年。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上古开天辟地写起，历经迦毗罗卫太公、般遮太公、顶兑、室利差坦罗、蒲甘、彬牙、实皆、阿瓦、东吁各王朝，一直写到 1754 年良渊王朝被孟人所灭。第二部分起初从阿朗帕耶（雍籍牙）统一全缅创建贡榜王朝写到 1821 年。后来，敏东王 1853—1878 年在位时，命大臣们在琉璃宫内将第二部分校订续写。贡榜王朝灭亡后，原王朝大臣助理吴丁在 1905 年、1922 年又两次校订续写，写至 1885 年英人将锡袍王劫往印度，贡榜王朝亡。《琉璃宫史》的第一部分曾在贡榜王朝枢密院监督下出版过。1936 年吴山纽及其子女杜普瓦钦、吴拉貌请吴尼乔陀法师校订了他们珍藏的稿本后正式印刷出版。即今日流传之缅文《琉璃宫史》三卷本版。第二部分加上两次续写的内容后来也经整理正式印刷出版，称之为《贡榜王朝史》，即《琉璃宫史》的续编。



《琉璃宫史》被佛学界和史学界认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南传佛教史。因为《琉璃宫史》的前两编集中讲述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以及佛教产生、兴起的史实。其后各编也非常注意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发展情况的描述。博采数十部佛教经藏内外重要典籍的史料,广引众多本生故事、尘俗传说的内容。诸如《法句经》、《大涅槃经》、《弥兰陀王问经》、《佛种姓经》、《清净道论》、《经集》以及相关史籍《岛史》、《大史》、《小史》、《香史》、《佛教史》、《佛牙史》等都成了编写《琉璃宫史》时的依据。《琉璃宫史》的编撰者们对各类经典史籍相关内容均能比较长短,点评是非,指出差异,申明观点。当然毋庸讳言由于编撰者的时代的、信仰的局限性,某些神奇、虚幻、夸张、迷信色彩较浓的内容也被保存了下来。《琉璃宫史》按照佛教创世说,追溯到大千世界成、住、坏劫的轮回往返以及宇宙之形成;从众王之首、刹帝利之始祖摩诃三末多的命名、立国,写到释迦后裔净饭王之子悉达多王子出家成佛并第一次转法轮为五比丘说法;又从第一次结集写到第四次结集;再从佛音长老赴锡兰取经写到缅甸的阿奴律陀王派人赴直通索取三藏,并在蒲甘乃至全国广建佛塔寺庙,弘扬佛法,进而写到历代缅王如何继承佛教大业,虔敬三宝等等。在叙述到缅甸王系时也力图与摩诃三末多王、释迦族系诸王衔接起来,表明缅甸历代君王的始祖源自释迦族,缅甸民众自古就是佛陀忠诚的子民和信徒。

《琉璃宫史》又是各国公认的著名的一部缅甸大编年史。它的内容丰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内容无所不包。从第三编开始到第二十一编较详尽地叙述了缅甸境内先民以及以缅族为主体的各个王朝(即太公、顶兑、室利差咀罗、蒲



甘、彬牙、实皆、阿瓦、东吁、良渊)历代君王治国安邦、各个方面变迁发展的重要史实。也用了一定篇幅讲述了缅甸王朝与孟族王朝、若开族王朝、掸族土司们以及缅甸与周边各国——中国(宋、元、明、清)、泰国(阿瑜陀耶、清迈)、老挝(万象)、斯里兰卡(锡兰)、印度(曼尼普尔、阿萨姆)等之间所发生的战争与交往。全书文笔流畅,用词典雅,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又是一部散文佳作。

《琉璃宫史》写成后只在宫内刊行,自 1936 年公开出版以来,在缅甸曾重印多次。缅甸政府执政以来仅 1992 年 10 月至 1993 年 2 月间就重版过 4 次,发行 6500 套之多。足见该史籍在缅甸的地位。缅甸人对《琉璃宫史》推崇备至,凡谈及缅甸历史或佛教的发展者必引证该书。外国学者在研究撰写世界史、地区史、缅甸史或佛教史时,也常参考或引用其中片段。它已成为一部研究缅甸历史、缅甸文化渊源与发展、南传佛教传播发展史的必读参考书。国内外不乏赞誉之词。著名缅甸史学家、英人 G. E. 哈威就说过:《琉璃宫史》是印支半岛各国最好的史书。早在 1922 年英国学者 G. E. 卢斯和缅甸学者吴佩貌丁合作将该书中从太公王朝建国到蒲甘王朝灭亡这一段译成英文,1923 年在牛津大学以 The Glass Palace Chronicle of the King of Burma 为名正式出版,这是《琉璃宫史》的第一部片段外文译本。P. H. 萨耶、F. 托马斯将其中关于蒲甘王朝史一部分译成法文正式出版,名之为 Pagan Chronique du Palais de Cristal。60 年代日本鹿儿岛大学荻原弘明教授也曾将该书部分章节译成日文连载于该校学报之上。最近又有消息说,德国和俄国学者也正在进行这部历史名著的翻译工作。



(三)

当我们准备将《琉璃宫史》三卷全文译出的消息被缅甸历史学者们得知之时,他们极为惊喜并非常关注,有的帮助我们解释一些难点,有的向我们赠送了最新重印的版本。这都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可能因为《琉璃宫史》原著者是 13 位僧俗学者,写作风格各不相同,篇幅太长又未能充分统稿修改,加之多年来版本辗转传抄重印,原书三卷从文风到编排体例,很不统一,甚至节号编排都很混乱,个别地方文字明显有误。这些我们都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基本前提下,尽力追根溯源,进行必要的考证、校订、更正并加以说明。该书因系国王钦定的“正史”,又由御用高僧和大臣们编纂。有些地方难免有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嫌。比如:文中有些数字如用于征战之兵力等等往往过分夸大毫不可信,我们仍按原文译出,不再一一注明。再如:个别章节通篇都是帝王为臣子赐封名号,甚至今日封甲为乙,次日又改封乙为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为了保持译文的完整性,我们还是全部保留了。但是总体来说《琉璃宫史》的确引用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和历史资料,不失为东西方研究佛教史和世界史尤其是研究缅甸史的学者们的重要参考书籍。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难得的历史名著。

现就译文的一些问题,简单说明如下:

- (1) 版本 我们翻译依据的版本是:第一卷为 1957 年初缅甸密铁拉镇密巴贡典籍印刷厂版;第二卷为 1941 年缅甸密



铁拉镇玛埃丁典籍印刷厂版；第三卷为 1956 年原书稿珍藏者吴拉貌在曼德勒印刷的版本。

- (2) 节号 《琉璃宫史》第一卷原列有节号，本书按原号译出；第二卷原书又从 1 开始编出各节节号，且有一些节漏编；第三卷原书目录中只有各节标题但均未列节号。为方便读者起见，我们将第二卷、第三卷各节接第一卷续编节号。
- (3) 译名 蒲甘王朝以前采用佛经等古代典籍巴利文的音译办法，蒲甘王朝以后除一些常用名仍沿用约定俗成者外，均采用今日通用译音办法。有旧译名者于译名初见处用脚注注明。
- (4) 星相占卜术语 如直译其意令人费解者，在不影响所述内容时略去不译。有的则尽量简化音译译出。
- (5) 脚注 为帮助读者阅读译文，译者加了某些脚注。其中包括：某些历史事件与我国史籍或其他国家记载的比较与考证；我国一般读者不了解的缅甸习俗或较为罕见的专用词语；缅甸史中重要人物、国王或王后名号的原意或旧译名；与缅甸其他史书的比较，对原文的勘正或其他必要的说明。书中所引（第一、二编中尤多）佛教经典和某些历史人物地名不少是用缅甸文字母拼写巴利文发音而成的。择其中重要者，在脚注中注明巴利文原音，以便读者查考。
- (6) 附录 为了方便读者能更好地熟悉并利用本书史料，译者据本书材料编成了三个附录，即缅甸王系表、缅甸大事



年表和译名对照索引。为便于查考利用,缅甸王系表、缅甸大事年表皆用公元纪年编出。另,为便于不谙缅语者利用此表缅甸语皆用拉丁字注音标出。

(四)

参加编译本书几位同志的分工是:

蔡祝生 翻译上卷上半部并注释。

韩学文 翻译上卷下半部。

汪大年 翻译中卷上半部。

计莲芳 翻译中卷下半部。

姚秉彦 翻译下卷上半部,全书部分译稿的整理、誊抄,重译个别章节。

赵 敬 翻译下卷下半部。

李 谋 全书统稿、校定、注释、三个附录的编写。

(本书内封署名按各位译者实际参与译作的时间长短与工作量的多寡依次排列)

另,在本书编译工作临近尾声时,正在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两位研究生李晨阳、蔡向阳参加了部分译稿的整理、誊抄,重译了个别章节,编写译名对照索引的卡片准备工作。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老师陈炎教授对组织翻译本书起了重大作用,并始终给予指导。我们的老师任竹根教授生前曾审校部分初译草稿,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还曾与汪、赵、姚等人一起讨论过专有名词译法问题,但可惜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全书初译



稿就去世了。

最后,对一向关心我们这一译著问世的老师、前辈、国内外同行们,对在我们编译这部历史名著给予过帮助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译 者

1996年7月



译者前言(续)

1996年8月本书译稿交商务印书馆。由陈应年先生担任责任编辑进行审稿。后商务印书馆又将书稿交给陈炎教授审校一遍。2000年再将书稿返回到译者手中。要求译者按陈应年先生和陈炎教授的意见将书中所出现的年代(原文所用纪元多种,非常庞杂)查明相对应的公元年代后随文用括号注明,并对某些部分进一步核查。

在2000年以后至今约3年的时间内我们又做了以下工作:

(1)为了查明原文所述年代相对应的公历纪元年代,首先面临一个资料短缺问题。我们手头没有缅甸丹吞博士等编写的《英缅对照万年历》,经多方查寻,直至2002年年初才在旅美孙来臣教授等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所需的多册英缅对照年历。我们将全书中出现的年代都注明了相应的公历纪元日期。但是我们发现原文日期后注明的×曜日,有的与我们所查结果是一致的,有的则不同。这部分只好原文照录了。

(2)我们又用1993年2月新版《琉璃宫史》与我们的译稿从头到尾核校了一遍。有不同之处又按新版《琉璃宫史》改了过来。比如:旧版《琉璃宫史》第一卷中列出了164节,另有7节是重号,我们原来只好把重号的节编成某某节甲、某某节乙。而新版第一卷则没有重号,一共编成了171节。现在我们译稿按新版译出。再



如：新版《琉璃宫史》中将旧版中各节出现的‘得楞’一词，全部改成‘孟’字。我们的译稿也重新改了过来。又按 1992 年重版的《琉璃宫史》补译了 1967 年、1992 年所写的序、前言和出版说明等。

(3)1996 年译稿交出版社时，全部是誊写的手抄稿。为了不致引起误读、排版的错误，且能较快出版，我们又下定决心将全稿用电脑录入成打字稿。（第一卷稿及前言、附录等均由李谋录入；第二、第三卷稿则是请人录入后，再进一步核校定稿的）

(4)1996 年译稿曾在译文一侧切口相应位置和目录中皆注明了原书页码。现在考虑到懂缅文的人士终归是少数，所以现在稿中又把这种页码略去了。

(5)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将 1996 年交稿时所列的第三个附录，即译名对照索引大大缩减，只保留少数常见的地名、人名新旧译名与缅文拉丁拼音对照部分。

还应该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东语系的领导们也一直对这项翻译工作非常关心。最后还由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拨款以保证书稿录成完整的打字稿。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译 者

2002 年岁末



缅甸《琉璃宫史》汉译本序

季 羨 林

中国和缅甸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的邻邦。在历史上，在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阶段中，两国虽然也有过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过战争；但那是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并不能影响我们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中缅友谊的长河，源远流长，偶尔投入一点泥沙，并无伤大雅。所以，至今我们两国人民仍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这对巩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

但是，也有遗憾之处：我们两国人民彼此了解得太不够了。在中国，除了少数从事缅甸研究的人以外，一般老百姓，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缅甸的了解简直如云如烟，朦胧模糊。在缅甸，恐怕情况也差不多。这种情况不利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要想加强相互了解，最好的办法是亲眼去看；但那是只有少数人能办到的事，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对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写书或翻译。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研究缅甸问题的学者也确实写了一些关于缅甸的书，并翻译了一些缅甸当代的文学作品。比如吴登佩敏的《摩登和尚》之类，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但是，数量毕竟太少了，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原因



是,我国真正研究缅甸的人数不多,而研究缅甸文学者则人数更少。要想改变这个局面,还须假以时日,仓促之间是办不到的。

在目前这样专门人才缺少的情况下,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还算是人才比较多、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些人有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在培养过程中,从缅甸回国的华侨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批中青年人,在国内学习几年以后,几乎都到缅甸的大学中去进修过。他们既能掌握我们祖国的语言汉语,又能掌握缅甸的语言,熟悉缅甸的历史、文学以及一般的风俗文化。这是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至于我自己,我并不是缅甸语言、文学的研究者,可我同缅甸似乎有一段缘分。我曾两次正式参加国家的代表团访问过缅甸,缅甸的名城以及许多重要的名胜古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以后又曾多次从缅甸过境。因此,我对缅甸人民对中国的情谊以及缅甸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有亲身的感受,对缅甸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谈到缅甸文化,我曾多次从缅甸大学教授以及作家等人那里听到了《琉璃宫史》这一部古典名著的名字。可惜我自己没有能力来介绍,徒作临渊之叹。无退而结网之力,常常引以为憾。

摆在我眼前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动员我们系的中青年缅甸文学者,利用集体的力量,通力协作,把这一部缅甸的古典名著译为汉文。我们这一批中青年学者,是有能力而又识大体的。他们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在他们之间做了具体的分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比较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经过了几年的努力,这一部既是历史巨著又是文学巨著的缅甸宝典,终于有了完全可



以信赖的汉文译本。我个人心中的愉快,用言语实在难以表达。一旦出版,定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定能促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这是丝毫也无可怀疑的。

现在已是 20 世纪之末,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到我们眼前。根据我个人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在未来的世纪中,东方文化,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和缅甸文化还有其他所有东方国家的文化,将在全世界上重现辉煌,将在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的已有的基础上,扬东方文化之长,济西方文化之穷,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

但是,什么是东方文化?其特点何在?不但仍然做着“天之骄子”之梦的西方人不了解,不想去了解,连受“欧洲中心主义”之毒甚深的东方人也木然、懵然。这需要我们去做启蒙。由我担任主编的包括五百种著作的、涵盖所有东方国家文化的超大型的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已开始出版。它必能对世界人民起到启蒙的作用。瞻望未来,我们满怀豪情,一腔壮志,即将出现的辉煌,已向我们迎面走来。让我们准备好去迎接它吧。是为序。

1997 年 1 月 14 日

